

主编 / 林贤治

卷一
流亡者文丛·散文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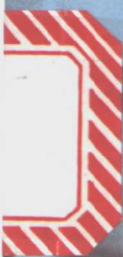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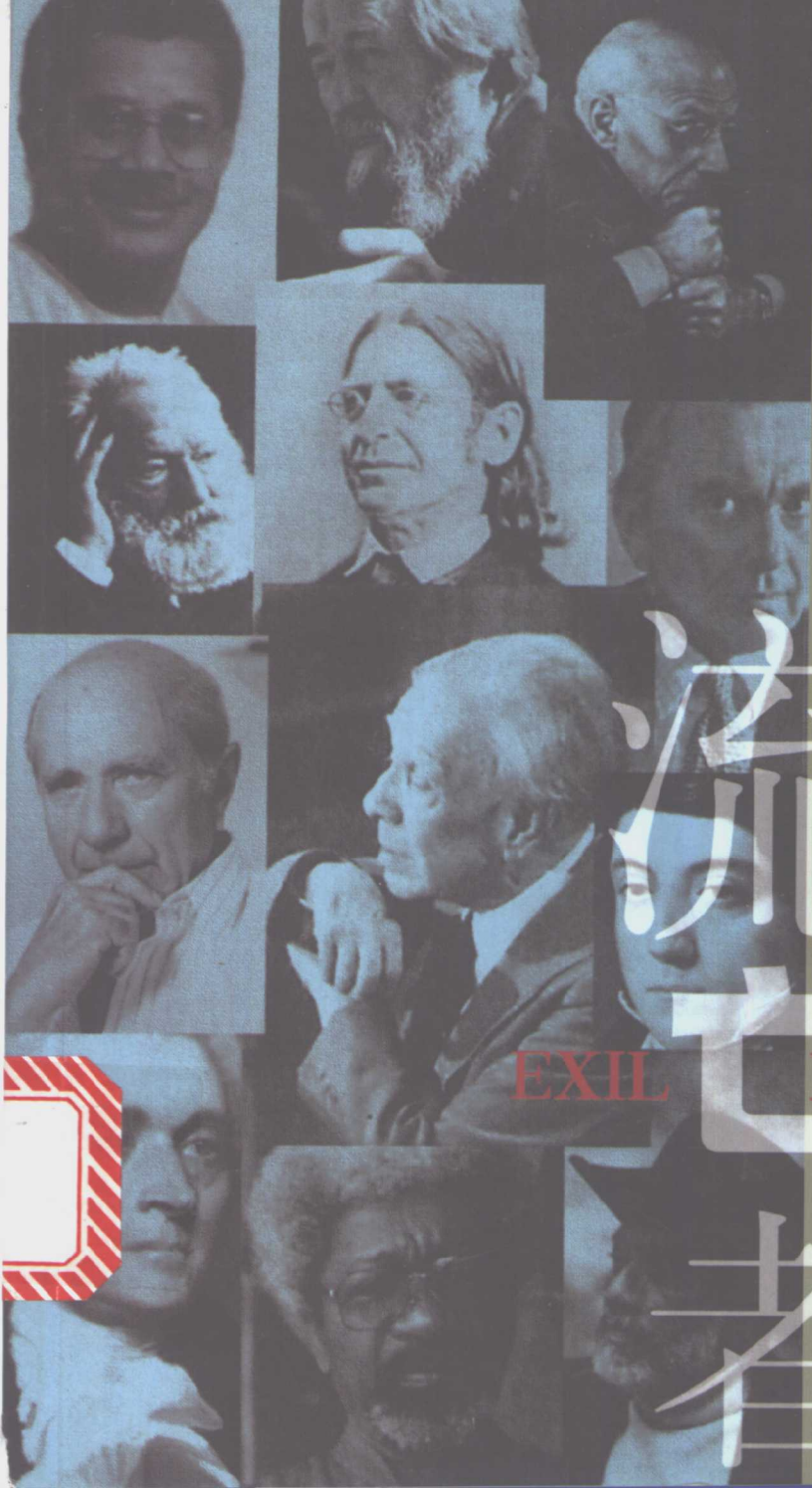
筱敏 / 编选

我们的时代 B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流亡者

EXILER



主编 / 林贤治

我们的时代 B

卷 流亡者文丛·散文卷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筱敏 / 编选

流亡者



责任编辑:吴家萃

装帧设计:曹琼德

我们的时代

流亡者文丛·散文卷(B) / 筱敏 编选

主编
/ 林贤治

出版: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规格:850×1168mm

开本:32 开

印张:9

插页:8

字数:210(千字)

1999 年 1 月第 1 版

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221-04844-4/I·1089

定价:15.40 元



黑塞 (H.Hesse, 1877—1962)

流亡者
EXIL



何塞·马蒂 (J.Martí, 1853 - 1895)

流亡者
EXILER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卡彭特尔 (A.Carpentier,1904—1980)

流亡者
EXILIER



卡内蒂 (E.Canetti,1905—)

流亡者
EXILER

总 序

林贤治

十多年前，即有论客断然宣告：现在已经到了“非英雄化”的时代。后来，文界果然有了关于鼻涕毛毛虫之类的“实验性”叙事话语；再后来，连“躲避崇高”的高论也都出来了。然而事实上，却别有一些人，以无比艰苦、永不停顿的工作和斗争，改造着周围的世界。正如鲁迅所说，这是地底下的“中国的脊梁”；不是几个嗤笑英雄的“英雄”，以自欺欺人的笔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。

世间的英雄，好像历来就有这样两种：一种以暴力称雄，如恺撒、拿破仑；一种则宁死不能屈从别人的奴役，从而以暴抗暴，如斯巴达克斯、玻利瓦尔。前者追求王冠与权杖，英雄的声名就建立在这上面；后者惟存在于英雄主义行动本身。还有一种人，除了思想和声音一无所有；因为无力抵抗，只好任由法律、刺刀和大棒的驱逐，或者自动逃亡。此即所谓“流亡者”。

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，这些流亡者，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，也决不肯做顺民，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；在辗转流徙之中，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，倘使没有几分英雄主义是不容易做到的。勃兰克斯在论及19世纪初法国的“流亡文学”时指出：“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。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，有的反对恐怖统治，有的反对帝国专制，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。”政治霸权的不测之威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作为反对派，流亡者不可能像身穿燕尾服的议员那样，在宽敞富丽的议政大厅里侃侃而谈；或者像被豢养起来的院士那样，从容地写些供上头参考

的策论。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，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。

每当零散地读到流亡者的文字，心中没有不起波澜的。感动之余，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来的心思。经同几位朋友谈起，得到一致的赞同，便终于有了眼下的这样一套丛书。在坊间满目豪华、雅致、艳丽的出版物中，譬如搁上几块焚余的笨重的砖头，虽然不甚协调，倒也算得多出一种色彩；夸大一点说，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“参照”罢。

流亡者写的书，是与“为艺术而艺术”完全绝缘的。作者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，这种状态，赋予作品以苦难和英雄的双重气质；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具备了自己的形式，无意追求风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。由于作者处于地下状态，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分说话；不像一些纯粹的作家，总是企图在书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与聪明。身为“世界公民”，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栖无定所，却始终忠实于大地和人民；虽然在实力悬殊的斗争中，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，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。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坚定而执著；即使连最亲昵的人们报以冷漠、误解，甚至仇恨，一样不予规避，直到最后把自己牢牢钉死在现实的十字架上。这就是人格的神圣的力量。所谓文学，其实是人格的文学。文学的真伪优劣，惟从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获得本质的说明。

流亡者的文学，原本并非作为艺术的范本而出现的，及至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，也当算是历史性的文献了。好在人类的进步事业远比文学事业本身要伟大得多。仅此一端，丛书的编辑便不失为一种欣慰的纪念；虽然出版以后，逃不掉寂寞的命运是很可能的。

但是，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；

——我不相信，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。

目 录

总序	林贤治	1
[秘鲁] 塞萨尔·巴列霍(1892—1938)		1
我感到痛苦 [1]		
[危地马拉] 阿斯图里亚斯(1899—1974)		3
危地马拉 [4]		
拉丁美洲的小说——时代的见证 [11]		
[希腊] 乔治·塞弗里斯(1900—1971)		28
一个诗人的日记 [28]		
[古巴] 卡彭铁尔(1904—1980)		36
美洲一瞥:大草原——洪荒世界 [36]		
小说家的社会作用 [42]		
[委内瑞拉] 西尔瓦(1908—1985)		58
谈谈卡彭铁尔 [59]		
[德] 萨 尔(1902—)		63
架在脖子上的刀 [63]		
[英] 卡内蒂(1905—)		67
钟的秘密心脏 [67]		
不可捉摸 [74]		
历史与忧郁 [76]		
[波兰] 米沃什(1911—)		81
另一个欧洲的孩子 [82]		
论检查制度 [94]		
[德] 赫姆林(1915—)		103

暮色集(节译)	[103]	
[瑞典] 魏 斯(1916—1982)		120
告 别	[120]	
[阿根廷] 安德森·因贝尔特(1910—)		124
技术与民主	[124]	
[阿根廷] 胡利奥·科塔萨尔(1914—1984)		130
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	[130]	
真正的骄傲	[139]	
[智利] 费尔南多·阿莱格里亚(1918—)		145
聂鲁达的诗歌漫谈	[145]	
[俄] 索尔仁尼琴(1919—)		155
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	[155]	
一点说明	[163]	
地下文学	[164]	
呼 吸	[173]	
[美] 威塞尔(1928—)		174
论文化与艺术中的革命	[174]	
大屠杀与作家的苦恼	[184]	
寻找正直	[186]	
大屠杀之后的艺术与文化	[187]	
遇见塞缪尔·贝克特	[197]	
[捷克] 米兰·昆德拉(1929—) [JY]202		
某地背后	[202]	
耶路撒冷讲话：小说与欧洲	[218]	
被贬低的塞万提斯遗产	[224]	
[俄] 布罗茨基(1940—)		239
我们称之为“流亡”的状态	[239]	
文明之子	[251]	
文学憎恶重复，诗人依赖语言	[269]	

[秘 鲁]

塞萨尔·巴列霍

(1892—1938)

塞萨尔·巴列霍，秘鲁诗人、小说家，生于北部的圣地亚哥·德·工克，中学未毕业即自谋生计，曾参加“北方社”的文学活动。1918年到利马，后因思想激进被捕入狱。1923年前往法国，从此一直流亡欧洲。参加创办《繁荣·巴黎·诗歌》杂志。1931年在西班牙加入共产党。西班牙内战爆发后，他两次前去访问，参加反法西斯斗争。其主要作品有诗集《黑色的使者》、《特里尔塞》、《西班牙，我喝不下这杯苦酒》、《人类的诗篇》，长篇小说《钨矿》等。

我感到痛苦

我不是作为塞萨尔·巴列霍而感到这么痛苦。我不是作为艺术家、作为人和一个简单的活人而感到痛苦。我不是作为天主教徒、伊斯兰教徒和无神论者而感到痛苦。今天，我就是觉得痛苦。即使我不是艺术家，也一样感到痛苦。即使我不是天主教徒、无神论者和伊斯兰教徒，我也会感到痛苦。今天，我从内心深处感到痛苦。今天，我就是感到痛苦。

流亡者文丛·散文卷／我们的时代

现在，我无缘无故地感到痛苦。我的痛苦如此深切，它已经没有理由，也缺乏理由。什么也不能再成为它的理由。这痛苦为什么产生，由于它自己吗？我的痛苦来自北风和南风，就像某些怪鸟由于风而生下的卵一样性状不明。即使我的未婚妻死去，我的痛苦也依然如故。即使生活完全变样，我的痛苦也原封不动。今天，我忍受着难以承受的痛苦。今天，我就是感到痛苦。

我望着饥饿者的痛苦，我看到他们的饥饿远不及我的痛苦。如果到死我也不进食，至少总有些许青草从我的坟墓里长出。恋人的情况也是如此。他的血有多么强的生殖力哟！我的血却既没有源泉，也没有它消耗的出路！

至今我一直确信，世界上的万物都不可避免地成为父亲和儿孙。但是今天我的痛苦却既不是父亲也不是儿孙。它没有对着黄昏的脊背，却有对着黎明的多余的胸襟。如果把它放在黑暗的房间，它不会发光。如果把它放在明亮的房间里，它也没有阴影。今天，无论怎样，我总是感到痛苦。今天，我就是感到痛苦。

（韦 平 译）

[危地马拉]

阿斯图里亚斯

(1899—1974)

米格尔·安赫尔·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著名小说家、诗人，在拉丁美洲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1923年，他因参加反政府活动受到迫害，流亡欧洲，在法国侨居多年。这期间，写作了长篇小说《危地马拉传说》、《总统先生》等重要作品。1933年，他回到祖国，继续参加政治活动。1944年危地马拉爆发了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，独裁者乌维科被迫辞职，从而出现了危地马拉历史上10年“民主时期”，阿斯图里亚斯在民主政府中担任过一些公职，其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峰，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《玉步人》、《疾风》、《绿色教皇》，诗集《云雀的鬓角》、《贺拉斯主题习作》等。1954年反动军人政变，推翻了阿本斯民主政府，阿斯图里亚斯被剥夺国籍，再次流亡国外，在阿根廷侨居了8年。这期间他出版了诗集《玻利瓦尔》，长篇小说《被埋葬者的眼睛》、《混血姑娘》等作品。1966年，阿斯图里亚斯接受了独裁政府的任命，出任危地马拉驻法国大使。对此事危地马拉文化界颇有微词，但仍一致公认他是一位大作家。1967年阿斯图里亚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流亡者文丛·散文卷
我们的时代

危地马拉

木轮大车慢腾腾地走着，终于来到镇上。在歇脚的地方，就是大路和街道的交汇处，看到了第一家商店。店主都是老人，患着甲状腺肿。他们见过幽灵、游魂和鬼怪。他们喜欢讲鬼怪故事。匈牙利人^①一来，他们就关上店门：那帮家伙抢小孩，吃马肉，跟魔鬼讲话，躲着上帝。

街道像折断的剑似的插进形如拳头的广场。广场不大，它那既高贵又古老的大门的门框使它显得更小了。豪门望族就住在这里和附近的街上。他们同主教和市长关系密切，同手艺人却没有什么来往，除非在圣地亚哥使徒们的节日里：不言而喻，那是当小姐们在主教府第向穷人分发巧克力饮料的时候。

夏天，树林淹没在黄叶子中间。原野光秃秃一片，像陈葡萄酒一样清亮。冬天，河水上涨，把桥冲垮。^②

就像现在谁也不相信(奶奶和孙子也不信)的故事里讲的那样，这座城市是在美洲中部被埋在地下的城市上面建造的。为了把城墙的石块粘在一起，泥巴特用牛奶和成。有一部富有说服力的家族编年史证实，为了留下城市最早的痕迹，若干30根一束的羽毛和30小管一捆的金粉随同杂草一起埋在了地下。有人还知道它们埋在朽木里或很深的木柴堆里和冒泉水的山上。

人们相信，树木会呼吸埋在地下的城市居民呼吸的气体。

① 指吉卜赛人。

② 中美洲只有旱季(夏)和雨季(冬)之分。

所以,就形成了这种流传下来的、无人不晓的习俗:在树的阴影下,有心事需要排解的人能得到劝告,相爱的人儿能减轻自己的痛苦,迷路的行人能找到方向,作诗的人能得到灵感。

树木为整个城市施加了巫术。细棉布似的梦境布满了使它颤动的阴影,文身女围着草房子转来转去,大帽子在门廊里走来走去;橡胶撒旦又跳跃又滚动。夜间怪兽在低洼地里出没,抢留长辫的姑娘,在马鬃上结疙瘩。然而,在沉睡的城市里却一根睫毛也不动,在敏感的事物的肉体上什么也没有发生。

树木的呼吸赶走了群山,山中的道路像一缕青烟在晃动。天暗了;橙子飘浮在空中;听得见最低弱的回声;一枚落叶或一只歌唱的小鸟能在沉睡的原野上激起十分深沉的回响;梦妖在灵魂中醒来。

梦妖使人看到一座很大的城市——众人心中都有的明确概念——比位于罗斯卡·德·圣布拉斯^①中间这座布满各色房舍的城市要大一百倍。这座城市是在被埋入地下的、像多层楼房那样摞在一起的城市上建造的。那些城市一层压一层,城市压城市,简直像一本贴在石头上的图片集——图片用西印度的金子、西班牙的羊皮和共和国纸做成;也像一只收存死亡的喷火怪的冰冷形体、矿产金子和藏在银指环里的月白发亮珍宝的箱子!在这座高楼似的城市里,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若干古老的城市。梦中的形象顺着楼梯爬上来,不留痕迹,也不出声音。世纪从一道门到另一道门地改变着。阴影在窗口的亮光里晃动。幽灵是永恒的话语。梦妖不断编织着故事。

在帕伦克城,沐浴着阳光的、对称、牢固而简单的平台把剪影投射在年轻的天空上;在虽然是雕成却仍然有点像凿成的墙壁浮雕上,松树显示着它们那逼真的模样。两位公主在一

① 指危地马拉城周围的山脉。

只蜂鸟笼子周围玩耍。一位白胡子老头眼睛盯着庇护星，口里念念有词。公主们在玩耍，蜂鸟在飞舞，老人在占卜。就像故事里写的那样，蜂鸟飞舞了3天，公主们玩耍了3天。

在科班城，国王在宫殿的花园牵着他那几头有着银色皮毛的鹿散步。纳华人用珠宝装饰的羽毛插在国王的肩头。国王的胸前挂着用金线织作的使人着魔的贝壳。手腕上戴着竹手镯，手镯的光滑程度可以和最精致的象牙媲美。前额上随便地插着一根高贵的苍鹭羽毛。在具有浪漫色彩的黄昏里，国王用一根竹管吸着烟，雌性可可树的叶子飘落着。一场心雨对如此高贵的国王是足够的贡品。国王心中萌生了爱情，但是患着严重的溃疡：太阳病。

那是用旧时刻计算的旧时间。梦妖编织着故事。基里瓜那种笨重而豪华的建筑使人联想起东方的城市。热带的气氛打消着爱情的接吻那种难以形容的幸福。香脂使人陶醉；嘴，湿润、又大又炽热。水中，蜥蜴睡在雌蜥蜴身上。热带是大地的性！

在基里瓜城，耳朵上戴着琥珀珍珠的女人们在寺庙门口等待着。文身使她们的胸部裸露。男人们的脸上涂着红色，鼻子上装饰着一只黑曜岩的小环。姑娘们的脸上抹着未加热的泥巴水，这是她们的美德的象征。

神甫到了；人群躲到了两边。神甫用他的金手指敲了敲寺庙门；人群伏下了身，舔着土地祝福它。神甫杀了7只白鸽祭神。姑娘们的睫毛上掠过一丝痛苦。祭神用的、形状像生命之树的刀子溅出的血，使冷漠、神圣的神们的头上出现了光环。一种强烈的气味从一位死亡的女王手里发出来。女王仿佛在石棺里安睡。石头火盆冒着具有野茴香的香气的烟雾。笛子奏出的乐曲使人想到上帝。太阳在绿色的森林和成熟的黄色玉米田上梳理着春天早晨的毛毛雨。